



徐福演义



金波 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徐福演义

金波 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徐福演义/金波著.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6. 12

ISBN 7-104-00615-X

I. 徐… I. 金…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15238 号

徐福演义

金波 著

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

(邮政编码:100086)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遵化市物资印刷厂印刷

350 千字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14.75 印张 4 插页

1996 年 12 月第 1 版 199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 7-104-00615-X/I · 266

定价:22.80 元

徐福求仙记

李連慶題



（注：李连庆系中国徐福研究会会长）



作者简介

我，1946年仲夏的一个清晨，出生于浙西古严州府东一座大山脚下的茅屋里。门前有条潺潺苔溪。我是喝着她的奶水长大的。小时，我常站在溪岸边，望着曲曲折折的溪流渐渐地消失在山怀抱里，幻想着山那边的世界一定很精彩。我渴望着到山的那边去。我母亲不识字，可她勤劳、善良、俭朴，且精明、强干、爱清洁；山外来的“吃皇粮”的人都喜欢住在我家。于是，我有了各种各样的“小人书”。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读了我们那个山村所有能找到的书。之后，我走出了大山，读中专、大学，直到工作，读读写写，坚持不懈，笨拙中走出一条艰难的路来，终于有了收获——已发表中篇小说十篇，长篇小说两部及散文、报告文学等百余万字。

序 言

薛家柱

1985 年去日本讲学，在东京与一些日本文化界朋友恳谈，无不认为中日两国文化渊源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有的友人甚至很恳切地说：我的祖宗说不定是中国人，因为早在秦朝时贵国徐福就带了三千童男童女来到日本，所以我说说不定是徐福的子孙。有一位日本学者甚至很肯定地说：日本神武天皇就是徐福，这使我大感意外，觉得这说法颇为新鲜。

徐福的名字我并不陌生，小时候习字描红，就听母亲说过徐福为避秦始皇暴政，率三千童男童女去海外求仙。但是徐福去求仙的“海外”就是今天的日本，徐福是第一个东渡的中国人，甚至日本开国的第一位天皇——神武天皇有可能就是徐福，则是我出访后得到的意外收获。

回国后，我开始注意起有关徐福的资料，香港徐福会理事长林建同先生也给我寄来了研究会年鉴：《徐福与日本》。我更欣喜地获悉，建德市作家金波正在埋头创作徐福的长篇通俗历史演义：《徐福求仙记》。金波是我们杭州市作家协会会员，他为了写作这

本 36 万字的小说，已历经几年的心血，积累了大量资料，自费外出搜集材料，还专程去了徐福的家乡。

徐福的家乡在江苏连云港市赣榆县。秦代，赣榆属琅玕郡。秦始皇五次出巡三次到过这里。这儿有个徐福村，即是徐福故里。在徐福的宅基下发现了许多秦砖汉瓦，还有七口古代铁锅。考古人员推断：这是徐福东渡日本时，组织百工冶铁造船用的。至今赣榆县尚有徐福庙遗址和徐氏家族的宗谱。

在日本方面，也早承认徐福是日本“弥生文化”的创始人，尊敬他为“司农耕神”和“司药神”。是他给当地的土著民族传去“稻作农耕”、“蚕桑医药”、“金属冶炼”、“新陶制作”等新文化。在这以前，日本岛国因环境特殊，四面围海，文化还停留在依赖采集及使用石器的“绳文文化”阶段。徐福带去的文化科技知识，使他们的原始生活骤然推进了千年以上。据九州武雄市的传说：徐福一行约在公元前 218 年春天，到达九州西北部，在伊万里地方登陆。这地方至今还保存着“秦津”的地名。登陆后，徐福一行登黑发山，曾沐浴于白鹭温泉（今武雄温泉），休养数日，再乘船到寺井津（今佐贺市）登岸。徐福在佐贺住了九年，在岗水门住了三年，在九州共生活了十二年。他在此地推行了从中国带去的水稻耕作技术。日本公认的稻作发祥地就是九州西北部的佐贺一带。佐贺市的金立神社是日本八万多神社中唯一奉祀外国人为神的日本式神社。这个外国人恰恰是徐福。后来，徐福东渡到新宫一带，然后深入到内陆富士山下，最后寿终于此。至今，新宫市尚有徐福墓、徐福祠，富士山不远的吉田河口湖也有纪念徐福的祠堂。

至于传说中的神武天皇就是徐福，是日本不少民众根据一些非常巧合的材料推断出来的。日本开国神话传说：神武天皇是自天而降，使用庞大的船队，从日向之国出发东征，军队又是男军

和女军组成……这一切，无论是东征的路线，起迄地点都与徐福的三千童男童女惊人相同。而且在出发的日向地方又有徐福岩，东征所经过的路线，又发现不少中国的陶器、铜剑、古钱币（秦朝统一前流通于燕赵的“明刀货”和秦朝的“安阳布货”）。甚至1966年还在当年徐福经过的黑发山，发现了秦朝阿房宫的古砚。这就进一步使人相信神武天皇就是徐福了。因为在当时日本尚未开采与冶炼金属。最早系统提出这个观点的是我国留英的原燕京大学教授卫挺生博士。他在1950年出版的《日本神武开国新考》（又名《徐福入日本建国考》），引起全世界历史学界的骚动。虽然日本多数历史学家出于民族自尊心，不承认徐福就是神武天皇，但至少承认日本弥生文化就是中国文化，是徐福东渡带给日本的，今天日本人中大多数，乃是琅玕人之后裔。

笔者以为，我们不要因为今天日本经济发达硬要确认神武天皇即徐福。但作一些实事求是的调查与研究，倒也很有意义。象金波先生这样潜心于徐福的研究与写作，几次去徐福有关的地方作实地考察，寻幽访古，追寻史踪，写出了洋洋三十六万言的传奇小说，虽有虚构成分，但不无历史真实的依据。因此在小说即将付梓之时，欣然为之作序。相信这本书的出版，必将引起我国广大读者对徐福的兴趣，也将推进我国对徐福的研究进一步深入发展。

1993.11.15 灯下

**注：本序作者薛家柱同志系中国作家协会
会员，浙江省杭州市作家协会主席。**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章 乾道变化	(1)
第二章 血去惕出	(33)
第三章 震来虩虩	(60)
第四章 龙战于野	(93)
第五章 永终知敝	(119)
第六章 和悦之吉	(154)
第七章 保合大和	(184)
第八章 虎视眈眈	(214)
第九章 履霸坚冰	(244)
第十章 迷复之凶	(272)
第十一章 利涉大川	(304)
第十二章 亢龙有悔	(333)
第十三章 丽泽之兑	(364)
第十四章 朋友讲习	(396)
第十五章 咸临贞洁	(427)
后 记	(459)

第一章 乾道变化

得得得，一匹快马风驰电掣般在山道上驰骋。马蹄敲击着山石，迸射出火星。急速的蹄声，在山谷中回荡。

快马驰出山道，跑上了平展的大道。翻飞的马蹄，扬起了阵阵尘土。偶尔碰上的几个行人，惊得慌忙避让。一个拎着一篮子野菜的老妇，见快马来到身旁，来不及靠向道旁，被马冲倒。破篮子让马蹄儿踢得老远，野菜撒了一地。老妇呆呆地惊坐地下，浑浊的泪水流在那枯得如同树皮似的脸上。

快马驰近了琅玕城。城墙上，懒散地执着戈戟的士兵，看到了越来越近的快马。那骑马的身穿玄色襦衣，头戴长冠，足登翅星靴，就知道是都大夫派出去的探马回来了。他们用惊疑的目光迎接探马入城，又目送探马直奔都大夫衙门。

都大夫衙门口，探马翻身下马，飞也似地闯了进去。

不一会儿，那飞檐翘角、庭院深深的都大夫衙门内，响起了急骤而又震慑人心的钟声。

都大夫衙门正堂，肃穆寂静，气氛显得有些紧张。

都大夫徐懋，神情异常严肃。他的左右环侍着郡监、郡丞、郡尉等一众郡吏。他们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徐懋这样紧急地召集他们，以致有几个人有些失态，还在呼呼地喘着粗气。一长裾长冠的长史匆匆而入，悄悄地站到长冠歪斜的郡尉身旁，偷眼往徐懋瞧去。徐懋冷峻的眼光正好朝他扫来。两人目光相遇，长史畏畏缩缩地把目光收回了。

徐懋环顾四周，见要来的人都已经来齐，就轻咳一声，悦：

“探马来报，秦王派王贲为大将，率兵五万，攻下辽东，擒燕王偃送往咸阳，灭了燕国。接着进攻代城，杀代王嘉于宫门，赵国也亡了。现今王贲挥得胜之师，自北向南，直奔咱们齐国，不日即兵临咱们都临淄。王贲扬言，不出半月，便能攻下齐地七十二城。秦乃虎狼之国，军士悍勇好斗，咱们琅玕危在旦夕，列位有何高见妙法，请说出来。”

徐懋把话说完，众郡吏面面相觑，面色一阵红一阵白，半句话也说不出来。

“咱们世受齐王俸禄，如今齐王有难，作臣子的，难道能看着大王受辱、国家灭亡吗？”徐懋见大家不说，心知人人怯战。几十年来，齐国与秦国交好，但邻国打得乒乒乓乓，深受秦国侵略之苦。邻国曾派使者来齐国求救兵，齐王听了丞相后胜的话，不发一兵一卒，看着邻国一个一个地被秦国灭掉。齐国兵器入库，马放南山，太太平平。如今一听要打仗，都害怕了。徐懋不禁悲从心来，说话中声音有些发颤，眼眶也湿润了。

众郡吏见都大夫如此忠心，不由心中感动，可又拿不出良方妙策，就一齐向负责军事的郡尉望去。

郡尉长长的下巴上长着一撮山羊胡子。他年岁不大，就三十出头罢了。许是在姬妾中厮混，酒色过度，他脸色煞白，一双无神的眼睛像死鱼眼，鼓凸而浮肿。见大家都眼巴巴地望着他，心知是要他出主意。不错，带兵打仗是他的事。可是他连马也不会骑，压根儿就没有动过真刀真枪。他是靠舅父后胜的势力才当上琅玕郡尉的，要他带兵打仗，岂不是要他的命？所以他只低着头，装作不知。

那个迟到的长史再也忍不住了，说：“郡尉大人，兵来将挡，水来土淹，这是自古以来的规矩啊，秦兵打来了，你还能在家里抱姬妾吗？”

郡尉白了长史一眼，回过头来，对徐懋说：“都大夫，咱琅琊城高墙厚，秦兵来了，只要把城门一闭，秦兵再厉害也白搭。”

哈哈，嘿嘿，众郡吏们都笑了。

徐懋苦笑着摇了摇头，对这样一个饭桶郡尉，他有什么办法呢？徐懋见大家拿不出什么高见妙策，只好自己安排了：“咱们食齐王俸禄，便要与齐国共存亡，望列位听候调遣，努力尽责。郡尉大人，你带领本部人马严格盘查进出军民人等，严防秦军奸细混入城内。城头上日夜巡逻，不得丝毫放松。郡丞大人，你负责军需辎重，多造弓箭，多备滚木礮石，搬上城头，粮草要谨防火烛。郡监大人，你负责广告县乡，召征兵丁，以充急用。长史大人，你带领本城五千精兵，赶赴临淄，保护齐王，另外，赶快到齐王那里请求兵符，去西部调回齐兵，共抗秦兵……”

琅琊城立时紧张忙乱起来。城门口，手执戈戟的兵士排成两行，虎视眈眈地注视着行人。四个腰佩利剑的士兵在盘查出入城门的每一个行人。有几个做小生意的外地人形迹可疑，都被扣留了，押到都大夫衙门去审问。城头上，身穿短褐、外披铠甲、腿扎行腾、足登短靴、头绾圆髻的士兵，戈戟闪亮，来来往往。大街上，不时有骑兵旋风般闪过。城内的小巷里，郡监大人带着一伙士兵，挨家挨户征集壮丁，直闹得人犬不宁，鸡飞狗跳……

城东的校场上，绣有“齐”、“徐”字的大旗猎猎飘舞，五千甲兵，铠甲鲜明，战马雄俊，齐刷刷地排着队列。土台上站着戎装的徐懋，他内着双重长襦，外披彩色鱼鳞甲，足登翅光履，头戴鶡冠，雄赳赳地对站在头辆战车上的长史说：“长史身系齐国安危重任，此去凶多吉少。望长史义无反顾，为咱齐国百姓不做亡国奴，努力杀贼。君子不成功便成仁，舍身成仁，是咱做臣子之道。长史尊重了。”

长史很有些激动地说：“都大夫放心，咱食君之禄，为君尽忠。

本官谨记大夫重托，只有向前，绝无退后。”

“好，出发！”徐懋发出了命令。

驭手听到命令，缰绳一抖，辕马仰首长鸣，载着长史的战车正要启动。

“慢着！”校场口忽地驰进一匹白马，马上是个长襦圆髻的少年，他一边叫着一边驰向土台。转瞬之间即来到台前，滚鞍下马，几步跑到徐懋面前，跪下说：“爹爹，孩儿请求暂缓发兵。秦兵已攻破临淄，俘走了大王。”

徐懋大惊，急问：“你怎么知道？”

“儿有两个好友卢生和侯生，他俩刚好在临淄替父收帛钱。齐国重兵全在西部防守，北边空虚。齐国又多年没有打仗，军无斗志。秦兵一路行来，如入无人之境，只两天就兵逼临淄城下。大王募兵奋死抵抗，不料后胜开门投降。秦兵兵不血刃，便占领了临淄。王賁迅即分兵几路，向东南方向压来，所到之处，齐兵望风披靡，非死即降，不日即到琅玕。卢、侯二友冒死兼程而来，此消息万分确实，望爹爹三思。”

长史和军士们闻此消息，原先那雄赳赳的阵容，顿时黯然失色。

徐懋听了儿子的话，悲从心底涌来。扑咚，身子朝北跪下，哀哀哭拜了三拜，站起来大声说道：“秦乃虎狼之国，俘我大王，灭我齐国，此仇不共戴天。我徐懋世受国恩，宁为大王尽忠，不做亡国之民，誓死抵抗秦兵。弟兄们，你们愿随本大夫共赴国难吗？”

整个校场上寂无声音，只有猎猎旗舞声与马蹄轻落地面声。军士们有的低头，有的茫然，有的互相看来看去，似乎在寻找什么……

徐懋见无人响应，唰地拔出佩剑，慷慨激昂地说：“既然弟兄们不愿随我共赴国难，那么，今日我就独自一人去见先王，以明

我的心志。”

说着，徐懋就要将剑往自己的脖子上抹去。慌得少年一窜向前，将徐懋抱住，哭叫：“爹爹万不可如此，你是琅玕一城之主。爹爹这么一死，琅玕城不更要落入秦兵之手了吗？”

长史也来相劝：“都大夫一心为国，我等尽知，理当仿效。我愿带兵与都大夫死战到底！”

兵士们为二人忠心所动，也先先后后、七嘴八舌地表示愿意与都大夫死守琅玕城。

徐懋见激将法成功，心中暗喜，说：“难得大家深明大义，与我共赴国难。长史，你就带这支人马，去城外的泊儿山安营扎寨，与琅玕城成犄角之势。秦兵进攻琅玕，必经泊儿山，那里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我在琅玕城随时接应你。”

“得令！”长史向徐懋一拱手，回到战车上，准备率队出城。

“慢着！”徐懋又大喊一声。

“都大夫还有什么吩咐？”

徐懋解下所佩之剑，递向少年，说：“福儿，这把寒泉剑是祖上留下来的，为楚国的欧冶子所铸，锋利无比。如今秦兵入境，你随长史将军带着这把剑，去泊儿山为国效命去吧。”

这少年人正是琅玕都大夫徐懋唯一的儿子徐福。徐福望着父亲那坚毅的脸容，不接不行；接，实在是以卵击石，有去无回。他略一迟疑，见徐懋眼内射出冷峻的目光，心不由一阵颤动，他知道此刻劝说父亲，无异鸭背浇水，白费唇舌，于事无补。还是等候时机，再行劝说吧。徐福伸出双手接过寒泉剑，跃上长史的战车。

兵到泊儿山，依山傍水驻扎。徐福来见长史，说：“长史真的

想把这五千生命，投进虎狼之口吗？”

长史反问：“依公子之见呢？”

“咳，怪只怪咱们大王，听信后胜的话，让千里之秦，吞掉五倍之地、十倍之众的六国。大王安享富贵，目光短浅，不救韩、魏，致被秦王各个击破，齐国实在是六国的罪人。如今秦王扫清六合，一统天下，乃大势所趋。仅凭区区琅玕小郡，想去抵抗熊黑虎豹似的秦军，岂能成功，只不过徒送性命罢了。”

徐福并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娓娓道来，长史觉得甚有道理，不住地点头。

“如今王贲已捉了大王，占领了齐地大部分城池，琅玕在东南一隅，迟早也要被秦军占领。依小侄之见，不如遣散士兵。愿回家的，发给钱币；不愿回去的，守着军营辎重。秦军来时投诚，也救了许多苍生。”

长史说：“你说得很对，就照你说的去办。可是洎儿山一失，琅玕不守，都大夫便危在旦夕了。都大夫一片忠心为国，本官怎忍琅玕守军百姓与都大夫，做了秦军刀下之鬼？”

“这个嘛，我去说服父亲。那天在校场上，父亲情绪激动，又当着众人之面，我难以劝说回心。今日我当就往琅玕向父亲陈说天下大势。父亲是个读书明理之人，我想是会明白的。”

“那么，你就快走吧，事不宜迟，恐怕秦军离此地已经不远了。”

长史令人牵过一匹好马来，徐福一纵跳了上去，双腿一夹，那马如箭似地向琅玕城驰去。

此刻，琅玕城乱得一团糟，到处人喊马奔。百姓们在准备驴子，担子，整理细软财物，一旦秦兵攻来，赶起驴子，挑起担子，就可逃命。巡逻的士兵脸露惶恐急遽之色。有几处民房失火，火焰冲天，更增加了紧张的气氛。几个歹徒扮成秦兵，大喊大叫，恐吓商人，抢劫商行……徐懋骑着匹黄骠马，带着衙役亲信，亲自

在街上巡逻指挥，好不容易将火扑灭，抓住歹徒，在城门口杀了。直到黄昏，混乱的局面才算控制住。

自从探马报来秦兵入境的消息，徐懋就没有很好睡过觉、吃过饭。几天下来，原不甚丰满的脸颊又消瘦了很多。琅玕防守之事，一直悬在他的心间。如今他只有背城一战，一死以报齐王。

想到齐王，徐懋的心里就阵阵绞痛，堂堂大国国君，现在却成了王赧的阶下囚，忍受王赧的侮辱，真真气煞人也。大王现今或许在王赧的威逼下，替王赧洗脚哩。王赧，你这小子别得意，落到我手里，就叫你碎尸万段！都是后胜这奸贼，收受秦国的贿赂，迷惑大王，与秦结交，坐视不救他国，致使秦王一个一个地收拾了他们，如今轮到齐国了。大王啊大王，当初，你为什么不听听魏姬的，不听听臣下的。魏姬叫你发兵去救韩、魏，你说她专为娘家打算，把她打入了冷宫。臣下劝你发兵去救赵、楚，你说臣下不忘旧国，意引秦兵入境。咳，大王啊大王，你可真糊涂得紧，唇亡齿寒，这浅显的道理，难道你都不懂了吗？却偏偏听信后胜在那里胡说八道。后胜啊后胜，你这卖国贼，人人得而诛之，我恨不能剥你的皮、食你的肉！大王啊大王，你与狼为友，现在到底为狼所伤，想想真正地痛彻肺腑也。

徐懋坐在都大夫衙门里，暗暗垂泪。老家人徐青来到徐懋面前，见徐懋那么悲伤，轻声摇头叹息了一声，说：“老爷，夫人叫奴才来请你去吃饭。”

徐懋摇了摇头说：“告诉夫人，我不想吃，你们先吃吧。”

徐青见徐懋暗然神伤，愁眉紧锁，想劝解又怕徐懋发怒，只好呆呆地站着。

“站着干什么，还不快去告诉夫人。”徐懋见徐青不动，吼了一声。

徐青见徐懋发怒了，躬身退出，未退几步又返身折了回来说：

“老爷，奴才斗胆，说一句话。”

“说！”

“请老爷恕奴才无罪，奴才才敢说。”

“恕你无罪，有话快讲！”

“好，老爷，恕奴才大胆了。”徐青站直了身子，继续说：“秦王雄视天下，如今六国土地臣民，尽属秦王，此乃大势所趋也，不可抵挡。望老爷审时度势，早作抉择。”

“你说应当怎么办？”徐懋反问。

“抵抗，城破家亡。投降，顺时应势，合乎天理民心。俗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望老爷三思。”

“徐青，你这一套是公子教你的吧？”

“奴才蒙老爷厚爱，不敢欺心，以实相告。”

“好你个徐青，竟然狗胆包天，劝我向秦王投降，让我做个无情无义，不忠不孝之人。”

徐懋说完，拔出佩剑，朝徐青就刺。徐青也不避让，闭上眼睛受死，嘴里说：“老爷，奴才先走一步，我在阴曹地府等待你，还服侍你。”

“当啷”，佩剑落地。徐懋对徐青一边挥手，一边颤抖着说：“你，你……走吧。离，离开……琅玕城。”

徐青噗地跪在徐懋的面前，泪流满面，哭着说：“奴才绝不一人逃生，即使死也与老爷死在一起，何况老爷眼前还有条生路呢。”

徐懋一脚将徐青踢翻，喝道：“你滚，你滚！”

徐青哭着又爬跪到徐懋面前：“请老爷为全城五万军民的生命着想。”

徐懋又怒了起来，他用力一脚将徐青踢得老远，然后站起身来，捡起那把落地的佩剑，说道：“我如今就成全了你。”

说着，举剑就要刺下，衙门外奔进了公子徐福，大喊：“爹爹，